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三
起甲戌漢獻帝興平元年盡戊子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凡十五年

甲戌興平元年春正月帝冠○二月追尊母王夫人

為靈懷皇后

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宮之選乎於是三公奏改葬皇妣

王夫人追尊

集覽 長秋宮皇太后宮也注見平帝元始

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陶謙告急於田楷

歸謙謙表領豫州中丞小沛

集覽 小沛高帝本紀沛豐邑人

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李斐曰高帝小沛也孟康曰

夏四月曹操復

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

以拒操操還攻之

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

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

游俠衣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

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

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操說
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
劔顧眄亦足為大豪而反受制於人亦鄙乎今州軍
東征其處空虛呂布恃事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時
觀天下布為兖州牧或知魏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
遂迎布於濮陽布遂據濮陽求見或將往郭貢率眾數
夏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求見或將往郭貢率眾數
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將往郭貢率眾數
也往未定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若先疑之彼將
及計其未定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若先疑之彼將
成計其未定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若先疑之彼將
郡又使使布疑取唯范或謂東阿不動降者言引宮欲
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舉州皆叛唯宮欲
宜住無孝子之誠不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城必動
妻息禮匹夫之亂者此為心者今天下大亂允曰城必
而無禮匹夫之亂者此為心者今天下大亂允曰城必
智略不世出夫之亂者此為心者今天下大亂允曰城必
可立勳與違忠殆天所授而母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
義應去衛公守○徐衆曰允於曹公未嘗許之遂殺
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

情也曹公亦宜遣允○豎又遣別騎督會亭津宮不得渡
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以待操布攻野城
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之乃父泰山之
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國今濮州是屬濟寧等分等閑交分也周烈王去聲
東郡案東郡屬濟寧等分等閑交分也周烈王去聲
注見秦注見桓帝建和元年注見周中少親
諸田疏屬也燕破齊單走即墨大田單之功田單齊
推單為將以拒燕卒復齊七十餘城開方案呂氏春秋
額川文士傳康氏本姓棘因避難改焉東平本魯附庸
句國秦屬陽郡漢置東平國隋置鄆州宋五月將軍郭
汜樊稠並開府如三公○六月分涼州置雍州
河西北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州以河寇
求別置州詔以去涼州治遠隔州以河寇
通曰姓也京師地再震○是月晦日食○秋七
月以揚定為將軍開府○自四月不雨至于是

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

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全濟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還

走鄆城戰相持甚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博

如兩軍等不視謂等入曰勇持戰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

乃白等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而進復攻之與布相

守百餘騎得操而不識操許之程昱曰布出無反意及戰

操欲使遣家各引去操還鄆城布曰意者將軍袁紹使人

濟也將軍自慮之深也夫袁紹有并天者將軍而三城能戰

用之士不將軍之業以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而

春秋傳有鐘鼓伐無鐘鼓曰侵輕曰襲注襲掩其不備

也輕去聲等曰伐無鐘鼓曰侵輕曰襲注襲掩其不備

國語注霸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王于華發外謂之曰

者王事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城天火燒縣竹

成都直發背而卒州大吏趙贖等貪焉子

璋温仁共上以爲刺史詔以爲益州牧

年十二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卒年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公路

今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

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集覽

注

百姓

謀與

易繫

辭人

謀定

鬼謀

也百

姓與

不可

家聽

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此有勇而無謀也今沈質公卿而
將軍濟主誰輕重乎張濟與紀有謀揚奉知將軍所為非
是將軍不奉寵之猶不為用也惟聞之亟令諸省門集覽
白雁不載記曰時獻帝在順帝也恐惟聞之亟令諸省門
山陽公載記曰時獻帝在順帝也恐惟聞之亟令諸省門
為涉三五而弗改滅其項川傳曰易為句易謂周易也
常之極者也不恤小人之所謂大禍而非能為大過
過常越理不恤小人之所謂大禍而非能為大過
其頂其凶可知郭多小人在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
曰無咎足辨郭多小人在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
謂汝以我之方略我之郭多小人在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
郭記否乎左之略我之郭多小人在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

司馬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
太守張超守雍丘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
還乃定布荀彧曰肯高祖保關中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
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守武據河內皆深根固
濟大業將軍也也亦州首事且足定河濟天下之兵東擊
軍之關中河內也亦州首事且足定河濟天下之兵東擊
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

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
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
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
第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
有棄此取彼者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也慮之操乃
山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
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
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犇劉備中坐婦林上令婦
超守雍丘布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犇劉備中坐婦林上令婦
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林上令婦
布語蔡氏傳曰大野澤各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禹貢大野
既鉅野縣是鉅野澤也何承天曰鉅野廣鉅野縣禹貢大野
州鉅野縣是鉅野澤也何承天曰鉅野廣鉅野縣禹貢大野
連清濟兗州首事操初舉義兵於陳留故以兗州為首
事河濟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定陶注見秦二出二年
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以濟為
驃騎將軍開府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
自陝西至欲和惟許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
宣諭十反記惟許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
在此中邪李將軍許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
賈翹曰卿前奉職公忠故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

羽下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
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有差
權議之屯池陽郭紀欲令帝幸高陵公卿召濟以爲宜幸弘
從帝遂終日不決帝遣使諭紀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
復謀帝還都鄴待中種輯知之密告楊定八月幸新豐
會新豐入自南山集覽弘農郡名本河南南郡弘農縣今陝
州是池陽縣名屬馮翊郡弘農縣今陝
故城在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高陵注見
周報王四十九年南山注見文帝五年注見

雍丘張邈爲其下所殺○冬十月以曹操爲兗

州牧○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催汜合追帝

至陝帝度河入李樂營郭弘農復謀脅乘輿西行楊
營幸華陰將軍段熲具服御資諸欲上幸其營熲與楊定
有隙定黨言熲欲反楊熲趙溫劉艾皆曰段熲不反臣等
敢以死保之帝疑之定將與奉承攻熲請帝爲詔帝曰熲
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邪固請弗聽奉等乃輒
攻熲營不下熲供給御食熲與奉承相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
等還營李催郭汜聞定攻熲熲與奉承不相救之因欲劫帝而西
揚定單騎亡走荆川張濟與奉承不相救之因欲劫帝而西
車駕遂幸弘農齊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東澗承奉軍敗

百官上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露
次曹陽承奉乃譎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
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左賢王去卑並率其眾
數千騎來共擊催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催等復來戰奉等
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下營
可舍虎賁羽林不滿意河道險難乃使樂欲令車駕過
自守孟津楊彪以爲河道險難乃使樂欲令車駕過
出孟津楊彪以爲河道險難乃使樂欲令車駕過
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御船濟者揚彪以
下纜數十人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
負米貢餉上御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
賦公卿以下澤帥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
輿至棘籬中門戶無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催汜等連
和催乃放百官歸官人而已而糧盡張揚來朝謀以乘輿還
維陽諸將不聽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紹曰將軍累葉
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表紹曰將軍累葉
台輔州濟忠義今州城相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官鄴
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
于瓊曰漢室陵遲爲天子久矣今欲輒表聞從之則推
之則起先命非計之善者也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
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廷於義爲
戰國魏陰晉也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改華陰在華山北

言露室也周禮掌次注次謂握也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
農東十三里魏武改名好陽括地志云在陝州桃林縣東
南故白波谷因號白波賊去甲右賢王名虎賁注見平帝元
始五年羽林注見昭帝元鳳元年天陽正義曰大陽今陝州
河北縣是漢屬河東郡以討不庭左傳曰不朝於王庭者則
注云下之先人先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朝於王庭者則
罪以討之先人先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朝於王庭者則
有之先人先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朝於王庭者則
於曲阿破走之勸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表術曰家有三萬兵
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技因投本劉士召募可將三萬兵
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折劉士校尉將兵千餘
會稽謂策未行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
人騎數十匹資糧進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周喻自丹陽將
兵迎之助以資糧進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周喻自丹陽將
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策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
策為不盡美姿顏悅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
者莫不盡心樂為效死策於神亭策從騎阿繇使太史慈偵
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阿繇使太史慈偵
正與策對策擊得慈手戟慈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
赴於是解散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

歆為太守

初陶謙以笮融為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
城糧運融遂斷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

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
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
策日盛而紀綱猶有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佐將軍日大士
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已下有大眾皆復屈小職
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士而託將軍者非為妻
子也欲濟出務也範曰不然今捨本士而託將軍者非為妻
此亦範計非但將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
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文常令一人居守一策以張
大書待詔以歸美於友之禮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之每得仲
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富貴策之其功名獨
不在我乎劉繇將奔會稽許劭曰會稽富貴策之其功名獨
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下不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
合吏民遣使貢獻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
之集覽願助舅策之舅吳景太史慈太史復姓慈名也神
單通作禪並音多寒反前書江克傳衣紗縠禪衣師古曰
禪衣若今之朝服中單著袴褶著步畧反被服也摺音習
袴褶騎服也子布張昭劉繇攻豫章笮融走死以華
字豫讓豫州之境張昭劉繇攻豫章笮融走死以華

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設食布席數
十里費以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設食布席數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於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醉殺昱
太守朱皓而領其郡劉繇討之集覽注音融三國志劉繇傳
融敗走死詔以華歆為太守以所督三城之糧斷而入已秣陵
春秋楚威王埋金以鎮人王氣故名金陵漢改曰秣陵三國
吳都之改名建業晉改建康唐改昇州五孫策遣其將
朱治據吳郡丹陽郡南依山賊嚴白虎後策皆擊殺之
雍丘潰張超自殺表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
之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起曰惟臧洪當來救吾眾曰
天下義士終不肯為袁氏用必不敗相以招禍超曰子東
郡太守徒跣不許雍丘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
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
人臣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洪復書曰僕小
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講乞請師見拒所以忍悲揮使
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以忍悲揮使
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傲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

君親僕亦笑子身生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
名滅僕亦將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死諸君無事可
盡城未敗將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死諸君無事可
先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氏本無怨際今
尚掘鼠糞筋角後無可復食者內厨有米三升以爲薄糜
編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
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
服未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
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
姦威借洪力少親寡洪時在紹坐下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
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仁意紹曰將軍舉大事
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忠義豈合天仁意紹曰將軍舉大事
子背之則小人也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向一
而烈也集覽子源臧洪字元伯也蓋家語孔子遇程子曰蓋者道也
士烈也集覽子源臧洪字元伯也蓋家語孔子遇程子曰蓋者道也
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者敬之義也戰國策曰蓋者道也
尊禮也前鄒陽傳諺曰士者敬之義也戰國策曰蓋者道也
札鄭僑也前鄒陽傳諺曰士者敬之義也戰國策曰蓋者道也
曰行矣猶今言好去也豆反璋陳琳字策名也注行矣周威烈王
二十二年委質推刃公羊傳定四年父受誅子復讎推刃

之道也何休曰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

公孫瓚破之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特其才力不

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善士有

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

推為百姓怨之劉虞從事胡漢數萬人及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

丹戰斬之桓司馬招誘胡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

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

長吏瓚軍屢敗先是童謠曰燕南趙北平各殺瓚所置

大如礪唯有此高十丈為樓其上以鐵為門專與徒易居

踈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散可定自此之後希復

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謂天下稍靡可散可定自此之後希復

樓方始觀此非我樓所決不如休積穀三萬斛食盡此穀

足以待天吾諸營樓魯數十重積穀三萬斛食盡此穀

下之靈帝時烏桓大入遼東蘇僕延自稱王于鮮于

大如礪言燕趙之間不東蘇僕延自稱王于鮮于

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隋置易州今屬大興

丙子

建安元年春二月脩維陽宮

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張揚使董承先繕脩維陽宮五

六月劉備與表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

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

於盱眙助淮陰相持經月東更有勝負術走布虜備

布口備必以軍糧東取廣陵與術戰又敗於徐州

七月帝還雒陽揚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揚以糧迎帝

亦出共之朝廷自承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

牆壁間州郡委輸不至尚書郎以下殺

曹操入朝自為司隸

穀旅生注寄也音呂武紀嘉

府樓櫓櫓與櫓通城上守禦望樓

董承張揚欲以天子

還維陽揚奉李樂不

許自將拒備

布襲取下邳備

秋

帝還雒陽

曹操入朝

自為司隸

注高帝

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眾未可卒制苟

或曰昔晉文公納天子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未以為義帝編
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
亂未遠也今鑿駕旋軫東下大略也扶弘義以生
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天下若兵西迎天子董承
俊大德也四方無逆節乃遣曹洪將兵最強而少黨承
心後雖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最強而少黨承
等拒書與奉曰方今議郎董昭以揚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承
作執將軍當為內主今羣臣外與共之奉得糧將軍有兵
王執將軍當為內主今羣臣外與共之奉得糧將軍有兵
相通足鎮東將死契闊功專揚之董承患之因潛召操
乃將兵為鎮東將死契闊功專揚之董承患之因潛召操
勿問以功祿封校尉承等十三人操於是誅有
罪賞有以功祿封校尉承等十三人操於是誅有
秦二出二年旋軫封校尉承等十三人操於是誅有
關詩擊鼓木叢生之貌荒蕪也王軌執勤苦也死生
相說愛之與其死也生也相與苦結反契合之契說如字
也孫奕示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契非也當作契合之契說如字
離合與汝成誓言矣

曹操遷帝于許自為大將軍

封武平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下諸將人殊意異今

播越新還舊京跋望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
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軍封武平侯始立宗
廟社稷於許川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幸也許縣在潁川括地志云故城在今許州許昌
本漢許縣也許昌在潁川括地志云故城在今許州許昌
也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

日策善用兵不如此數十里宜從火為疑其內所阻城守難可卒故查瀆南去
策從之十夜多戰然火為疑其內所阻城守難可卒故查瀆南去
驚遣周昕逆戰策破斬之朗道走策查瀆道襲高遷屯湖大
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
儼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出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集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出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贊曰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天不可當是
化為魚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帝貴畜也
時若安所射也若龍對且何罪白龍天帝貴畜也
魚固人所射也若龍對且何罪白龍天帝貴畜也

國賊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
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豫且姓名也且
七余冬十月曹操攻揚奉走之車駕東遷揚奉自
征奉奉南以表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兵多而紹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懇乃以紹
為太尉紹取班在曹操下辨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
而自為司空行

車騎將軍軍事王注勤納王也如勤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
曰求諸侯莫如勤

王注勤納王也如勤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

彼為軍師郭嘉為祭酒問以策謀之士或薦其從子
彼及穎川郭嘉操徵彼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
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表紹紹

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辛評郭圖曰表初郭嘉往見表紹紹
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少得其至要也祭酒胡

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君將更舉以求主子蓋行乎二
人必不寤嘉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

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

賢人多端寡要多端多謀也寡要少得其至要也祭酒胡

賢人多端寡要多端多謀也寡要少得其至要也祭酒胡

廣曰官者祭酒者在位之元長也占者賓客得主人饌則
老者一人先舉酒祭地故以祭酒為稱舊說以為示有先也

以孔融為將作大匠

既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也

造次能得人人心父父亦不願

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

士左承相劉表昔公孫首尾相

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曹

譚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曹

任羣小肆融威惠甚著其後信

不之設所以具然非尊也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

官飽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
仰桑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
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
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

集覽

呂

集覽

也魯世家周公戒伯禽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沛表術畏呂布乃為子術若破備則此連將紀靈等攻劉

丑丁

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龍表操殺其

子昂曹操討張繡軍于濟水繡舉眾降操中流矢敗走諸

軍大亂平虜校尉于禁獨整眾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

表表以客禮待之謂曰表平出三公

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雅樂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爭學士歸之者

變作雅樂欲庭觀之夢曰今將軍號不為術命故雅樂郎杜

賓禮之無乃不可乎表乃起立學將軍號不為術命故雅樂郎杜

全身以待數時耳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與子俱來者徒欲

哉命若衡見能才已非吾徒也吾與孔子融薦矣欽慨然曰請敬

操操怒曰孤不能容子孤殺之乃送與劉表表稱此人之美盈口而

好幾將謂孤不能容子孤殺之乃送與劉表表稱此人之美盈口而

春大合樂注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物風化天下也其禮

集覽

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眾歸荆州

穰城中流矢死荆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使以窮來主人無懼

至於交鋒此荆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使以窮來主人無懼

賈詡往依段熲至是歸繡代領其眾也宛初帝既出長安

之喜皆歸心焉熲子繡代領其眾也宛初帝既出長安

可乎布劉將軍復將軍之意則厚在此不在彼且復與將軍

彼誠可以厚人邪將軍復將軍之意則厚在此不在彼且復與將軍

德誠可以厚人邪將軍復將軍之意則厚在此不在彼且復與將軍

不可在豫州舉袁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

備在豫州舉袁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

得之矣遠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

人之患則智士將自疑回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問郭嘉曰其

如此則今備有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問郭嘉曰其

未也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問郭嘉曰其

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問郭嘉曰其

為之攻備所困故歸來救之靈厚遇之為患操是以問郭嘉曰其

謂或謂禁有促諸公辦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
水之難吾猶狼狽徐鑿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曰不
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封益壽亭侯

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始二見黃帝玄更
表紹與操書曰語驕慢操語荀或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
力不敵紹何如對曰劉頌之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
勝也十勝紹以逆動疆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
失於寬紹紹以逆動疆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
治勝也紹紹以逆動疆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
易簡而內幾明用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
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
紹高議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
德勝也紹紹以逆動疆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
及公於目前見人飢寒郵念之形於顏色與四海接恩之所
加皆過其望維下以道見無不周於此明勝也紹紹是為
讒言惑亂公海下以道見無不周於此明勝也紹紹是為
知公所是進之公以禮所不周於此明勝也紹紹是為
虛勢不知兵要公以禮所不周於此明勝也紹紹是為
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
方比擊公孫贊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

授此深害也或亦曰不先取呂布而河此未易圖也操曰然
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
以充豫能抗天下六分之二五也為將奈何或曰因德遣使
和氣不能以安公比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不動侍中鍾繇有
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

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以鐵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表氏出陳為
至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借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因
至於文王績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一猶服事殷周自後稷
奕止克昌未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
之廣士民之眾欲效周齊桓擬亦高祖之資而承曰孤在德不
在強夫用德之眾欲效周齊桓擬亦高祖之資而承曰孤在德不
功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動衆之資而承曰孤在德不
術無或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假使特無失
強臣與於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
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同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料策
忠言逆耳較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料策

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借號於壽
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少與術遊術
其子而私以書召之珪答書曰天地陰謀不軌以術
逃去術私謂當塗高公路也術欲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
殺之術自謂本舜之後舜有土德今我土德也漢五德
也次叙也案劉向五紀論曰堯氏繼天而王為百王先
始受木德共工氏雖有黃帝以土代火木之問非其序也
以火承木德故為炎帝黃帝以土代火故為土德五行之
金故為金德木德故為木德水德故為水德火德故為火
帝生土故為土德木德故為木德火德故為火德水德故
生火故為火德水德故為水德此五行之運再一周矣故
學尤過也謂彼作過而我效之也左傳曰仲二月以
四年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仲家號其國曰仲
表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夏五月
鹽○以呂布為左將軍布擊表術兵破之使以術遣
帝告呂布曰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
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
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
危矣布亦然術初不巳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術送

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蓋以
謝之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
圖之內應始即增珪秋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
卿父勸吾協布同曹操絕婚公牧不得登還而太守令
顯重但為鄉所賣耳其肉不為動徐對之曰益州公言養
將軍如養鷹鷂即為用飽其肉不為動徐對之曰益州公
遣其大將張勳等與用飽其肉不為動徐對之曰益州公
不敵珪曰連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道攻布
登策之曰將軍親技大駕而布并力破術卓俱立功名今
書曰二將軍親技大駕而布并力破術卓俱立功名今
與表術同為賊守不如相與布并力破術卓俱立功名今
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從布進軍暹奉泰山賊帥呼破
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大督者殆盡泰山賊帥呼破
近所得其資實布不自往求其督者殆盡泰山賊帥呼破
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順為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邪布
七百餘兵既令整齊每戰必克布後疎順以魏少言辭有
之親奪其兵以與續當戰則復令軍舉動不詳思忽有失
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詳思忽有失
得動輒言誤豈可數集覽春秋莒子國也齊地今莒州是
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也表術遣盜殺陳王寵初陳王寵有勇善射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

敢離叛國相駱俊素有威恩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表術求糧俊拒絕之術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以孫策為會稽太守討袁術○秋九月曹操擊

袁術走破之曹操東征袁術術走度淮時天旱歲荒上

彪獄尋救出之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奏收下獄

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及朝服往見操

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許令滿寵按憲使成王殺召公

屬寵勿加考掠寵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曰揚彪考

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

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

行由是得免於禍 以金尚子璋為郎中馬日磾欲加禮孔融曰

為音耳變 上曰磾以上公之尊身兼將軍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聖

日磾以上公之尊身兼將軍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聖

哀於未忍迫奪不且加禮朝廷從之尚喪至詔百官

祭拜其子 劉備誘楊志平殺之韓

韓 二年春曹操復擊張繡劉備誘楊志平殺之

韓 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曹操引兵還五月

韓 劉表救張繡操擊破之繡復追敗操軍初袁紹每

韓 其有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曰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

韓 維陽殘破直徒都郵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

韓 計既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書號令海內此

韓 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

韓 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

韓 衆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以絕軍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

韓 表繡悉軍來追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

韓 賈詡止之繡不聽而與吾死地城謂曰促更追矣繡之追操也

韓 賈詡止之繡不聽而與吾死地城謂曰促更追矣繡之追操也

韓 賈詡止之繡不聽而與吾死地城謂曰促更追矣繡之追操也

維善公既無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
曹公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
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
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
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
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

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

沛城虜備妻子備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
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操曰善此間豪傑必應之今乘
其初動布驍猛又恃表術可破也操曰善此間豪傑必應之今乘
擊之皆附於衆心未與劉備遇於梁曰進不如待其來攻
中邳十月操擊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
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
劫向不能久將軍宮引軍若以步騎出若出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
過旬將操軍宮引軍若以步騎出若出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
素不待必不軍食蓋擊之可破也布然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順
曹氏而欲委全臺赤子如妻子猶而歸我若一將軍厚公臺不
為將軍之妻也十一布乃止張揚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固復殺
送為之說也

秋九月呂布

敗曰此左傳文十六年楚侵庸七遇皆北注幽陰接戰也軍
彭城注秦始宮字二八年楚侵庸而固別猶副也
也謂霸曰此古人之事登以君能加伏波將軍願
能自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主之公生全之
亂翁暉皆叛亡命投初操在兖州以徐翁二首
張遼臧霸等皆降初操在兖州以徐翁二首
也操未復言宮母養之終刑遂其身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厚於初
老母妻子何宮不絕人刑遂其身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厚於初
公不將布步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緩布縛劉備曰不可
騎明公將布步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緩布縛劉備曰不可
困迫十二月布將魏續等共執也乃引高順率其眾降布登
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所患左右取於其首諸操左右不忍乃下
白門樓操曰急攻之布所患左右取於其首諸操左右不忍乃下
降布見操曰急攻之布所患左右取於其首諸操左右不忍乃下
公不將布步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緩布縛劉備曰不可
老母妻子何宮不絕人刑遂其身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厚於初
也操未復言宮母養之終刑遂其身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厚於初
亂翁暉皆叛亡命投初操在兖州以徐翁二首
能自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主之公生全之
也謂霸曰此古人之事登以君能加伏波將軍願
也彭城注秦始宮字二八年楚侵庸而固別猶副也
敗曰此左傳文十六年楚侵庸七遇皆北注幽陰接戰也軍

走曰北列子力命篇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沂泗說文沂
水出東海費縣東入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百門
過下邳入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百門徐州蓋縣南
原甚見劉待董卓也呂布先以弓馬馳武給并州刺史丁原
父子後王允誅卓使布為內應布遂刺殺卓以劉備為
額之索隱曰額謂首肯也杜預曰搖頭也卓以劉備為
左將軍 備從操還許操表以孫策為討逆將軍
封吳侯 孫策遣張紘以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
居巢長臨淮曾肅為東陽禽之謂曰爾昔無成棄官渡江從
策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謂曰爾昔無成棄官渡江從
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
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
與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
孤是卿知之聞卿有烈義天下可量也策曰爾昔無成棄官渡江從
慈俱在 卿知之聞卿有烈義天下可量也策曰爾昔無成棄官渡江從
餘人欲奉 卿知之聞卿有烈義天下可量也策曰爾昔無成棄官渡江從
之其眾未 卿知之聞卿有烈義天下可量也策曰爾昔無成棄官渡江從
袁氏攻廬 卿知之聞卿有烈義天下可量也策曰爾昔無成棄官渡江從
安得不屈 卿知之聞卿有烈義天下可量也策曰爾昔無成棄官渡江從

交苟有大故不得論辨也今兒子在象章知往視之并宣
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象章知往視之并宣
孤意於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者少隨意慈曰兵不
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皆曰慈必不縱橫之入其心秉道
當復從誰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入其心秉道
義重然諾以意許知已死仁不相負諸葛孔明自守而已
期而慈反謂策曰申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期自守而已
童子魚但視之而以策拊掌大笑遂有兼併之意
宣城郡屬縣曰宣城策別立宗部海昏上統不
陽山一峯為層嶂樓一峯為雉樓今寧國府宣城縣有陵
署為門下賊曹以十盜賊之事識神亭時識音志記也與
前聞會兵起而解散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劉使孫
劉繇也繇先為揚州刺史廬江隸焉與平二年袁術使孫
策攻廬江故劉繇往嘗責讓策也盡在公孫策故云盡在公
兵數千為袁術所并後以餘兵千餘人還策故云盡在公
路許案許猶言處也晉山簡傳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住
至高陽池又杜南詩何許一黃鸝一以意許知已一專壹
也一以其意自許知已之交則雖死不負童芝姓名也廬
廬陵郡唐置廬陵郡三國吳置安成郡隋改安福縣後又改
廬陵郡唐置廬陵郡三國吳置安成郡隋改安福縣後又改
宗部宗帥部曲也袁紹攻公孫瓚圍之公孫瓚不能

克欲與釋憾連和贊不谷而增脩守備紹於足大興兵以
攻贊先是贊別將有為敵所圍者贊不救曰救一人使後
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贊南界別營知其門贊眾日蹙
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贊眾日蹙

四年春二月贊自焚死

自內出戰紹侯得其書如期舉火齊書使起少為應贊欲
噴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接輒傾倒稍
至京中贊乃悉縊其妹

集覽

黑山帥張燕稍至京中公孫瓚

詔漁陽太守鮮于輔

臨易道稍漸穿以自固城中也太守鮮于輔曰曹氏奉天子以
謂地道稍漸穿以自固城中也太守鮮于輔曰曹氏奉天子以

都督幽州

以奉王命詔以輔為建
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

袁紹承制以烏桓蹋頓為

單于
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
後諸部奉接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頗勇謀其以

董承為車騎將軍

○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
邀之術還走死羅紉厭梁肉白下飢困莫之收郵既而

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復為簡所
拒上卒散走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袁譚譚迎術欲

其部曲奉術極及妻子奔廬江人守劉勳
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秋時皖國故城在皖山南百里郡縣志云漢廬江郡統縣
上二皖城其城在唐改舒州宋陞安慶府今新城南濱大

城百二十里故

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

兵守官渡

庫無積未可動也日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
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脩

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曹操易
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疆眾以伐曹操易

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
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

行士卒精練非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
與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

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
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

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

而

而

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
故吏耳在君為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
也推加重思無為負嵩表強遣子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
守及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表乃囚之軍

集覽 聖達以爲懷貳
大高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表乃囚之軍

負高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表乃囚之軍

四年平 **孫策襲廬江取之** 徇瑒章太守華歆降

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備求於上
練以諸宗帥不能出兵以爲外援劉勳臨曰上練雖小城堅池深
攻難守易不獨守是將也兵進石於於外而無所歸若無必
出禍我則後不獨守是將也兵進石於於外而無所歸若無必
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遂行及石練不聞勳在宗帥皆逃了無所
瑜勳破之賊克之得術策收其子無知之及破二千餘人及船千艘
遂進擊祖劉勳表遣將來救策與此大破之獲餘人及船千艘
盛兵將徇豫章表遣將來救策與此大破之獲餘人及船千艘
非前具宣孤意不常乃往見華歆曰如王會稽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也
不審豫章資不器王會稽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也

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也今守兵如神前定劉揚州君所親
見南定也今郡大軍已次極也今守兵如神前定劉揚州君所親
每無及也今郡大軍已次極也今守兵如神前定劉揚州君所親
策矣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歸策策善遇其家孫盛曰歆既
便向歆拜禮爲上賓收載劉繇策善遇其家孫盛曰歆既
無夷歆拜禮爲上賓收載劉繇策善遇其家孫盛曰歆既
倚外歆拜禮爲上賓收載劉繇策善遇其家孫盛曰歆既
錄功歆拜禮爲上賓收載劉繇策善遇其家孫盛曰歆既
不并忍見禍之及當先投 **集覽** 石如注見則明曰人皆叛吳夫
豫二年左傳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吳人而於諸師于豫章以軍楚曰
定於豫章四年伐吳人見師還自吳人而於諸師于豫章以軍楚曰
師於漢此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于豫章以軍楚曰
夾漢經六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于豫章以軍楚曰
也漢高六年分治南陽八縣置尋陽亦在豫章以軍楚曰
書司馬相如傳出南陽八縣置尋陽亦在豫章以軍楚曰
案兩山郡起象雙關故丘關之關曰宋隆今江州治也漢
止息郡郡起象雙關故丘關之關曰宋隆今江州治也漢
故王君謂前子曰何太守王朗之元劉揚州策擊郡郎之也

庚辰

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

備奔冀州董承討備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

來而棄之東 紹乘人後皆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

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操復屯官渡○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 操遣兵

擊之從容謂備曰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

操復屯官渡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注其女教反屈也

曹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操復屯官渡

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

將顏良文醜劉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

少未可輕也今不如此以久待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眾雖

卒詳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卒杖

擊地曰嗟乎曹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表紹進

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歸表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可還紹不從授臨濟數日二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
吾其濟乎遂以疾解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勤
兵駐營南阪下如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輻重就道諸將
以爲敵騎多不如下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餽敵如去之
操顯敗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五六千騎前後至諸
將白可上馬操曰壯擊大破之斬醜良皆無紹名將再戰禽
之紹軍奪氣初操壯擊大破之斬醜良皆無紹名將再戰禽
以其情問之羽數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
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封其將
報操書告辭之及殺劉備於表軍左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
賜拜書告辭之及殺劉備於表軍左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
其主勿追也操還軍官渡關柔遣使請操操還鎮幽土孫
烏桓校尉鮮于輔來見操以爲度遠將軍還鎮幽土孫
策卒弟權代領其衆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
出備伏篁竹中射之固足以致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
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
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亦不與卿爭衡卿不如我
六權悲號未見事昭曰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扶上
馬使巴丘將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扶上
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

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孫

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昭
三河既入蔡氏集傳載蘇氏所謂三河沿沂上下舟車
云擄三入蔡氏集傳載蘇氏所謂三河沿沂上下舟車
聚之更季廉加錫命時郡察孝廉川舉兄弟惟中弟孝廉故
職貢遺劉琬加錫命時郡察孝廉川舉兄弟惟中弟孝廉故
張昭稱爲孝廉吳郡周爲吳國封泰伯於此今蘇州是正
義曰東漢以浙西爲吳郡陳爲吳州隋改蘇州宋陞平江
府秋表紹遣劉備略汝穎曹操擊走之備復以
紹兵至汝南汝南黃巾助劉辟等叛曹操擊走之備復以
急錄戶調朗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
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忠
守節或在險不貳以爲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郡內遂安
勤善或即白操悉以爲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郡內遂安
制新科下先王郡頗增嚴峻而調殊遠方制三典之刑以平
言於操曰先王郡頗增嚴峻而調殊遠方制三典之刑以平
吏臨時隨宜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問小使長
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法下以順百姓之制三典之刑以平
操使曹仁擊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備還說紹南連劉表
紹遣備復至汝南操之盡復收諸叛縣備還說紹南連劉表
遣將擊之爲備所殺

紹兵至汝南

秋表紹遣劉備略汝穎曹操擊走之備復以

集覽

集覽

三國志陽安關口是也九服之

賦禮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
歲壹見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其貢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五歲壹見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
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五歲壹見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五歲
百里謂之蠻服五歲壹見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五歲壹見
世壹見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五歲壹見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壹來有又力服蕃國
見宋文皇帝元嘉二十三年三典之刑禮秋官大司寇掌建
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舊國用
刑亂國用重典三曰刑剛國用重典九月朔日食○袁紹攻曹
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
急戰此利在緩師宜徐持又營與相當出少糧盡不勝復
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之操衆少糧盡不勝復
聖壁紹爲高檣起於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不勝復
之百姓多叛操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弱當強至疆若不能
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弱當強至疆若不能
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公武也公以弱當強至疆若不能
不能以公之天下之公武也公以弱當強至疆若不能
雖少未若楚之天下之公武也公以弱當強至疆若不能
以爲先退則熱強也公以弱當強至疆若不能

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
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使淳于瓊等將千乘至官渡操
擊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許攸曰曹操悉
說我許下執天子以討操若分遣輕騎甲星行掩襲許可
拒則奉迎也天子紹皆不從操分遣輕騎甲星行掩襲許可
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操分遣輕騎甲星行掩襲許可
既入坐謂操曰來迎之袁氏軍盛向以掌笑曰法審配收
支一月爲之奈何袁氏軍盛向以掌笑曰法審配收
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曹洪守營其積聚不過三五日
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其積聚不過三五日
懾街技縛馬口夜從間道出操破瓊軍至屯放火急擊之
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技至屯放火急擊之
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無所
破瓊請先救之郭圖至屬盡爲虜矣紹曰曹公營固無所
不技請先救之郭圖至屬盡爲虜矣紹曰曹公營固無所
重兵攻營不能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曰曹公營固無所
穀紹軍營懼郭圖下騎至屬盡爲虜矣紹曰曹公營固無所
降於紹軍營懼郭圖下騎至屬盡爲虜矣紹曰曹公營固無所
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授重圖等所執大衆呼曰操
也操與之殺七萬餘人而厚遇焉操尋謀歸袁氏呼曰操
操也紹與之殺七萬餘人而厚遇焉操尋謀歸袁氏呼曰操

猶不能自保况衆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紹走至黎陽
此岸入其將蔣義渠營義渠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
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能救之今戰敗而患吾不望
內紹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救之今戰敗而患吾不望
生紹之退附于大田笑其言之中也吾亦慙之謂僚屬曰吾不
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自殺之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也
怒不形於色而性於復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也
揚武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高樓城上白露屋名之曰樓
又戰陣高巢車亦謂之樓彼家許攸之家人子卿許攸字
南鳥巢今睢州有巢亭屬河南或云此即古鳥巢也
星亭于大梁○以劉馥為揚州刺史
江淮間曹操表馥刺揚州時揚州獨有九江歸者以萬數
肥空城建立州治懷乾等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
於是廣屯田與彼多積木石以備守戰之備
學亦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以備守戰之備
治芍陂屬壘吳塘水也時與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策死欲用來夜之張紇曰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
克成守操欲令紇輔權內附乃以紇為會稽都尉紇至無
稽太守以權欲令紇輔權內附乃以紇為會稽都尉紇至無
大夫人以權欲令紇輔權內附乃以紇為會稽都尉紇至無

辛巳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

不為魯肅將北還周喻止之因薦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
廣求其比以成功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
計惟欲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此方多務勦除
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
合之別部司馬蒯權益重之推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
寵任之功曹蒯權益重之推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
人別進問其志蒯權益重之推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
論使言察其志蒯權益重之推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
合并去聲亦合也合音問書
序盤庚三篇合為一昇已
之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
馬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從事趙雲作亂
章閣儒遂據漢中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
焉悉收以為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
能禁趙騰素得人因士民之怨遂作亂攻
璋路荆州與連和蜀郡廣漢犍為皆應之
輔流民三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集覽

亭破之

曹操以表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

備於汝南備奔荊州

操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

避圍成都敗死趙

義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於其父漢昌令畿欲為亂

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太守禍將及於其父漢昌令畿欲為亂

張魯取巴郡

詔以魯為漢寧太守

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

壬午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

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遺命奉尚為譚長子立之配等車騎將軍屯黎陽尚

紀紹配衆以譚長子立之配等車騎將軍屯黎陽尚

殺紹命奉尚為譚長子立之配等車騎將軍屯黎陽尚

殺紹命奉尚為譚長子立之配等車騎將軍屯黎陽尚

殺紹命奉尚為譚長子立之配等車騎將軍屯黎陽尚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集覽

酒為治祭酒非官名蓋二坐之元長也古者賓

遣郭援高幹徇河東鍾繇擊破之斬援尚遣其將

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
使以兵劫之欲使為將達父老約左使叩頭乃降援許之曰安
而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殺我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開有
民皆乘城呼曰盜出之殺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開有
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殺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開有
授至公使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圍南單于於平陽未開有
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舉是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
一兵討之援內擊之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
子超將兵與公擊之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
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諸將以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
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陰與之通所以民未悉叛者顧吾
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
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
之絲半擊破之南單于亦擊之可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
有之集覽
記晉書出城八頭曰今平陽縣北也今蒲州是也何謝
晉士為城八頭曰今平陽縣北也今蒲州是也何謝

今路州是新田亦號絳邑虛開縣屬上黨案上黨曹操責

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周倫詣吳夫人前定議輸曰昔楚國初封不蒲百里繼
賢能廣士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不蒲百里繼
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九百餘年
山黃海境內富饒有向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多將士九百餘年
曹氏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率義以正天下將
極不戰不助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盡以正天下將
孤同哉未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盡以正天下將
軍事之未助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盡以正天下將
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馬能盡以正天下將
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質句絕下文質一年質為句質並如字讀注
見周顯王四十四年質為句質並如字讀注

未癸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

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
之郭嘉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所黨
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
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

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
皮譚別駕王脩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譚引兵還南
左右手也今與下人斷其親之彼手曰我必勝其肉以可乎夫棄
兄利願塞耳勿聽也其親之彼手曰我必勝其肉以可乎夫棄
觀陸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數人從復相
帝元嘉元年南皮縣志云今滄州南皮縣屬北河間國地理志勃海
郡有皮縣括地志云今滄州南皮縣屬北河間國地理志勃海
所封邑

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

月操還救却之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
請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好子遠難不譚遣辛評第
不出惡聲況忘先人書諫譚曰君好子遠難不譚遣辛評第
同盟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
定之後使天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
州之性峭急遠於曲直亦當先除曹操以卒反則至是韓盧
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疆之獲乎若操以卒反則至是韓盧
操羣下多保以爲劉表方之荀尚皆不從則至是韓盧
而劉表坐多保以爲劉表方之荀尚皆不從則至是韓盧
州之業則力專則難圖也今兄弟溝惡其執不兩全若
其所成則力專則難圖也今兄弟溝惡其執不兩全若

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
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表氏兄弟相不毗
本謂夫下可定於已而一且求救於明公此二可知也今其
介胄生於外謀則譚雖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未綏也二天以
不能自守還救則譚雖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未綏也二天以
與遠略而明公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國未綏也二天以
年他年或啓又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國未綏也二天以
今因黎陽六軍盛而天下莫大焉操曰四方之冠莫大於河
人至黎陽六軍盛而天下莫大焉操曰四方之冠莫大於河
平原既絕不談彼之短翼州不弟尚弟通作弟去聲敬於兄
長也表尚不談彼之短翼州不弟尚弟通作弟去聲敬於兄
不第其曲直冀州不弟尚弟通作弟去聲敬於兄
日韓國有良韓盧而博東郭也韓文有狡兔名曰魏史記范
睢傳譬若馳韓盧而博東郭也韓文有狡兔名曰魏史記范
許譚也

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其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動權還使呂範等討之又以呂蒙等守劇縣校尉
平之賀齊討建安三年昭曰料數也
劇縣注見光武建武三年昭曰料數也
周宣王料民於太原章昭曰料數也

集覽

集覽

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留審配守鄴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道五原擊擊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引若可越配望見笑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重行上憤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責怒守者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呼聲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責守圍將開其圍復出城下呼聲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責守圍將也方且復出城下呼聲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責守圍將省城比操逆擊之敗還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尚懼求降操不聽擊之敗還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配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配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殺汝也且汝今能殺我乃臨祀紹紹與操共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怯色遂斬之操乃食紹足下無起兵紹問操曰妻還事不報則方何紹問操曰妻還事不報則方何爭天下庶如紹可以齊乎操曰吾北則方何紹問操曰妻還事不報則方何

所不可九月尚走說高幹以牧操讓還兖州初尚遣從事牽招至上黨聞尚走說高幹以牧操讓還兖州初尚遣從事復為從事操又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許甲兵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操授功樓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為刺史○十二月曹操

攻平原拔之袁譚走保南皮責之然後進討譚技與書

平原走保南皮操入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表度

何永寧也藏印綬於武庫是歲卒子康嗣丹陽郡吏殺

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負丹陽太守孫翊覽

欲逼取所親語徐氏徐給之曰乞須與日設祭除服然後聽
 命潛使所親語徐氏徐給之曰乞須與日設祭除服然後聽
 許諾密呼羽時侍養者二十餘人沐浴言笑盟誓合謀晦日設祭
 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
 疑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
 君奉覽負首以祭明墓舉軍震駭孫就外殺真徐氏乃還續
 釋文曰凡言督察也高嬰為牙門戴負承郡丞也掌佐守
 典武職甲卒戴負姓名音云(續經)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曹操攻南
 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持
 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首遂克之
 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
 子青冀幽并名士為掾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碎
 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屬操從之官渡之戰琳紹使陳琳為
 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集覽)左傳右
 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集覽)左傳右
 援檄而鼓注梓音浮鼓也梓音梓亦作(集覽)左傳右
 枹前張敬傳枹音浮鼓也梓音梓亦作(集覽)左傳右
 史表熙遣使降操熙尚俱犇烏桓幽州將吏逐刺

尚俱犇遼西烏桓觸自魏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表向曹
 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
 次敢別駕韓所曰吾受表公父子厚恩今其不能救
 救勇不能死於義胡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救
 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君乃捨之(集覽)遼西烏桓
 不待一人在幽州之域烏桓東胡餘種本在遼東後有散君遼
 句麗在幽州之域烏桓東胡餘種本在遼東後有散君遼
 水西者以次於案大弟散血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
 年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降○冬十月高幹復
 叛詔以杜畿為河東太守高幹復以并州叛守壺關
 嶺間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范先等詣鍾繇請
 留之繇不許固等與幹通謀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
 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或曰京兆杜畿
 勇足以下之當難智足不以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或曰京兆杜畿
 兵絕陝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之急欲為善者無
 河東有三萬戶非固等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
 主必懼而聽於固等專必以死戰討之急欲為善者無
 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為
 請故君無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得居郡一月下斬殺主簿以下
 多計而無斷必為先欲殺畿乃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
 詭道從郵津渡范先欲殺畿乃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

力軍也張法聲自後大也義從軍勇以仲長統為尚書

郎初山陽中長統曰君有雄志而無才好士而不能訪以

人所以為君深戒也昌言其略曰豪傑之當死苟幸統為尚

書下之分者皆負形無天言復仇故戰爭者競起焉命者未始

窮我之街細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

就我之常家威尊在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

定恩有天地威尊在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

地之不可亡也乃犇鬼神私嗜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

惡荒廢庶政棄忘人信任親愛者那欲君臣宣淫上謂若

之骨豐者盡后妃嬖妾之家遂至熱天下之脂膏斷生民

解一也朝而毒無聊之禍亂起中國孫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

弱也愚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貴生不仁沈

大數也馬者細亦作也下力同係馬者繼體注見成以行之

也阿二為容逢迎以為悅公烏桓寇邊亂略有漢民

曰餘萬戶復故地操將擊之先擊平虜泉州渠以通塞為

寇欲助尚復故地操將擊之先擊平虜泉州渠以通塞為

十一年春二月曹操封功臣為列侯夏操擊

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表熙表尚犇遼東公

孫康斬之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表入尚之劉備必

下胡表以襲許萬無親豈能為尚用今然擊之破滅也桓

表資招其死自主之臣以生無備卒然擊之破滅也桓

之資招其死自主之臣以生無備卒然擊之破滅也桓

任之則備不為自用雖虛以御備之心恐青冀非已之有也

嘉道以兵出掩其速今里襲人輜重多召田以趨利不之

印使統其力未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

得方之而雨道濱海有滄水滄水不通亦遮守軍次無終

來矣舊曰此道治在夏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于柳自建武

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

丁

魏鑑

闕頓遼西烏桓別種名曰力居之從子蹋頓南

反泉州縣名也屬漁陽郡在幽州雍奴縣南

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表熙表尚犇遼東公

孫康斬之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表入尚之劉備必

下胡表以襲許萬無親豈能為尚用今然擊之破滅也桓

表資招其死自主之臣以生無備卒然擊之破滅也桓

之資招其死自主之臣以生無備卒然擊之破滅也桓

任之則備不為自用雖虛以御備之心恐青冀非已之有也

嘉道以兵出掩其速今里襲人輜重多召田以趨利不之

印使統其力未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

得方之而雨道濱海有滄水滄水不通亦遮守軍次無終

歷平崗嶺等將數萬騎逆軍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
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
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果斬操尚熙首送之公孫康送尚熙
不煩素矣九月尚熙引還康則并力尚熙首送之公孫康送尚熙
曰彼素矣九月尚熙引還康則并力尚熙首送之公孫康送尚熙
操皇尚首令尚熙引還康則并力尚熙首送之公孫康送尚熙
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獨設祭馬數千匹以爲擗之時
地三危以餘丈方得水以爲常諸君之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
行乘危以餘丈方得水以爲常諸君之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
賞後逃志難言不封田疇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後操復
欲封之疇負義逃竄誠以死爲自警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
疇曰疇塞以易賞祿戰必不得已請效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
龍之塞以易賞祿戰必不得已請效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
泣涕橫流以易賞祿戰必不得已請效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
也劉備流涕橫流以易賞祿戰必不得已請效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
故爲失此大機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
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
後者則無此未足爲恨也凡蓋謂織也謂有冠有蓋之士
大夫次無終春秋釋例云凡蓋謂織也謂有冠有蓋之士
信爲次也無終春秋釋例云凡蓋謂織也謂有冠有蓋之士
年靈龍也無終春秋釋例云凡蓋謂織也謂有冠有蓋之士
在其北也無終春秋釋例云凡蓋謂織也謂有冠有蓋之士

劉備初
見諸葛
隆中

盧水爲龍廬龍即黑水也柳城營州屬邑東北有龍山晉
末燕築龍城於柳城北平郡南徐無注初平四年百狼山
檀山在幽州東北烏桓地中爲劉公報仇劉公謂劉虞事在
名在幽州東北烏桓地中爲劉公報仇劉公謂劉虞事在
四年平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
楚辭惜誓篇晦庵集注南方七宿曰鶉尾
首鶉尾氏病篤引見張無尾故以翼爲尾云
卒昭屬陽隆中每卒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寓居襄陽隆中每卒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徐庶居襄陽隆中每卒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微伏龍鳳雛生俗士豈識時務者乎元也徐庶此間自
有伏龍鳳雛生俗士豈識時務者乎元也徐庶此間自
備曰諸葛孔明就見臥龍也誰曰諸葛孔明就見臥龍也誰曰
庶曰此諸葛孔明就見臥龍也誰曰諸葛孔明就見臥龍也誰曰
諸葛孔明就見臥龍也誰曰諸葛孔明就見臥龍也誰曰
德量凡欲三往乃見因不致也亮曰君宜早駕顧命之孤不
日然志猶未信大義於天而曰亮曰君宜早駕顧命之孤不
衆然志猶未信大義於天而曰亮曰君宜早駕顧命之孤不
也荆州險而令諸君計將安出亮曰君宜早駕顧命之孤不
野千百里天府之土劉璋閣弱張魯在資將西通巴蜀而不可
也荆州險而令諸君計將安出亮曰君宜早駕顧命之孤不

之集覽 王畿之制千里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

曰畿周亦曰畿鄭玄曰夏曰縣內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

通鑑釋文都音綺反至晉元帝時都鑿乃音丑之反有

高平是已許下宋重修廣韻唯六脂內收此字注都姓出

子琦宗表為宗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宗而惡琦

去第謂曰今日君不見申生在下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

可感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下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

卒感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下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

也且以將軍臣而拒人主逆道也等曰逆順有楚而禦中國必危

能且以將軍臣而拒人主逆道也等曰逆順有楚而禦中國必危

也且以將軍臣而拒人主逆道也等曰逆順有楚而禦中國必危

故廢太子之外而安中野宗舉公則降操遂進兵

重耳自居外而安中野宗舉公則降操遂進兵

被廢太子之外而安中野宗舉公則降操遂進兵

重耳自居外而安中野宗舉公則降操遂進兵

野縣今屬鄧州新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

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降而不以告備攻琮荆州可得備已

荆州人多歸備其眾去過襄陽呼琮信自危不能起

荆州人多歸備其眾去過襄陽呼琮信自危不能起

荆州人多歸備其眾去過襄陽呼琮信自危不能起

荆州人多歸備其眾去過襄陽呼琮信自危不能起

荆州人多歸備其眾去過襄陽呼琮信自危不能起

荆州人多歸備其眾去過襄陽呼琮信自危不能起

荆州人多歸備其眾去過襄陽呼琮信自危不能起

荆州人多歸備其眾去過襄陽呼琮信自危不能起

荆州人多歸備其眾去過襄陽呼琮信自危不能起

集覽

樊城在襄陽城西漢王北五里或謂即仲山南所封樊

城反也字與要通孟使數人於路軍實謂車徒器

多足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出
業備長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
備曰亮兄瑾也請奉命長史備於孫權將軍東劉豫州漢南
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
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抗衡不以此與將軍量力
而處之若不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至如早與之絕若
不能內懷猶豫不豫不遂事之急而斷之今將軍外託名義
而劉豫州何不豫不遂事之急而斷之今將軍外託名義
言劉豫州何不豫不遂事之急而斷之今將軍外託名義
不若舉事之不豫不遂事之急而斷之今將軍外託名義
州莫能舉事之不豫不遂事之急而斷之今將軍外託名義
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豫
琦合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豫
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豫
穿魯綳者一戰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豫
習水戰又將荆州之民附操者曰必蹙上將軍非心也方今
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之眾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軍破必比還將統兵數萬與豫州之眾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東機在治軍軍八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宗

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
之蒙衝我共艦以千數以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
險已與我共艦以千數以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
迎之魯肅獨不言權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下言其意與
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下言其意與
圖操大事今肅還可迎操耳如將軍之名位猶不可失何
操操從吏卒交游士林眾官故人之失議也權曰將軍
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曰將軍
將肅勸推孤望今卿還於一謂權曰正與孤同議也權曰
兵精足用英雄並起今卿還於一謂權曰正與孤同議也權曰
自送死而可迎操之眾馬步皆口保為將軍軍禽操宜在
遂為操後患而操之眾馬步皆口保為將軍軍禽操宜在
馬無草驢中而操之眾馬步皆口保為將軍軍禽操宜在
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之眾馬步皆口保為將軍軍禽
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軍禽操宜在
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二袁呂布劉表與將軍破之權曰
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當擊甚與孤合
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案曰諸將敢復有言
當迎操者水步與此八萬眾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

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疲病之卒御狐疑所得表眾亦極多
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五萬合孤心天子制之願將軍勿慮其
甚不耳及畏瑜言至此其合孤心天子制之願將軍勿慮其
昔曰公瑾與子敬俱為卿後援遂以周程公便在前發孤也
所望萬人船糧戰具俱辦與子敬同耳此天以二表各顧妻子
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遂以周程公便在前發孤也
備并力逆操往豫州但觀瑜卒有幾備深愧喜進與操於赤
船乘單舸往豫州但觀瑜卒有幾備深愧喜進與操於赤
壁時操軍已將黃蓋曰今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於赤
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於赤
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帳走也乃取蒙衝與持火操軍方連
先以書遺操詠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
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
去北軍二營餘頃雷鼓之聲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此船
延及岸上營後雷鼓之聲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此船
率輕銳繼其後雷鼓之聲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此船
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船藉死者甚眾天又大風劉備
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之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遇泥濘道
將襲肅舉軍降瑜引軍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
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奪也惟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山

寧蒙謂瑜曰留陵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於
不父蒙保公績能十日也瑜從之破仁於夷陵也
是將屯北岸與仁相拒秦兼天曰自漢以來為南陽今在江
如陸博得泉者勝南郡秦兼天曰自漢以來為南陽今在江
州是白漢以南為南郡秦兼天曰自漢以來為南陽今在江
夏郡先皂鷺注樊口即武昌縣樊口也江陵府也樊口在江
放溜先皂鷺注樊口即武昌縣樊口也江陵府也樊口在江
其十游柴桑樓賢院記柴桑山名在今江州德化縣西南
潛宅在焉晉里源陶潛此中人也江州德化縣西南
齊之壯士七國時齊王田儋死橫立及頭置尋陽郡田橫
與洛陽未至三人入居海島漢高祖二客為都尉以正禮葬
橫既葬至客穿其冢旁皆自殺帝拜二客為都尉以正禮葬
百人使至閩橫死亦皆自殺帝拜二客為都尉以正禮葬
江夏郡領鄂縣入三國白孫權曰編自春秋時謂之夏漢置
隋改鄂州魯縉之字也上將軍注見周顯王之俗善鄂更名武
輕表故謂之魯縉之字也上將軍注見周顯王之俗善鄂更名武
昭嘗言不張昭字也上將軍注見周顯王之俗善鄂更名武
引水經載赤鼻山齊安拾遺遂以赤壁案方輿勝覽黃州注
垂繆蓋周瑜自柴桑至武昌縣樊山在樊口對岸何待進
壁當臨大江在樊口之止今赤鼻山在樊口對岸何待進

軍而後遇之乎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
烏林之敗則烏林當在江北蘇子瞻赤壁賦云此非孟德
之困於周郎者乎此乃疑以語其大子瞻東去之詞亦云人
數百步為赤壁或言此即周赤壁在蒲圻縣西百二十里北
岸烏林與赤壁相對此即周赤壁在蒲圻縣西百二十里北
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謂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其說
雖各有所據惟江夏之說近古而合於中烏林與赤壁即
非一地也益州之將公續漢書而合於中烏林與赤壁即
姓名也益州之將公續漢書而合於中烏林與赤壁即
肥○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劉備表劉琦為
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廬江管帥雷緒率部曲數
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賊稅以充
軍實孫權使其將賀齊討黠賊平之僕等二萬戶屯
林歷山四面壁立齊募輕捷上夜於隱處於鐵戈名山而
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於四處於鐵戈名山而
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集覽鄧州亦隸焉此非晉唐之
以其地為新都郡齊為太守鄧州亦隸焉此非晉唐之
郡而丹陽郡即今寧國府治也鄧州亦隸焉此非晉唐之
丹陽郡即今寧國府治也鄧州亦隸焉此非晉唐之

丹陽郡即今寧國府治也鄧州亦隸焉此非晉唐之
移徐廣曰漢丹陽郡屬縣也索隱曰新安郡有黠縣正義
曰丹陽郡新安今徽州是也嗚鼓角伐鼓吹角皆所以作勇也
左傳魯桓公與齊人戰曹歲曰一鼓作氣又宋襄公反楚
人戰公子魚曰金鼓以聲氣也通禮義纂曰蚩尤師曷
與黃帝戰帝命吹角作龍鳴以禦之案角長五尺以皮為
之或謂以竹木其形如竹筒本細而末大新鄭郡晉武
改鄭郡為丹陽郡三國吳孫權分丹陽置新鄭郡晉武
新鄭郡為新安隋置新鄭郡晉武
歙州宋改徽州

考異建安二年袁術稱帝以呂布為左將軍布

擊袁術兵破之按術稱帝當書布秋九月曹操擊

袁術走破之擊亦當作討走破六年曹操擊袁紹

倉亭破之提要亭下有軍字秋九月擊劉備於汝

南擊字上當八年十月操還救却之提要還下九年

丹楊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按

日伐例日凡得其罪人於臣子日誅於夷狄若非臣子
日斬日殺此太守討殺郡吏亦當書誅誤作殺字耳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三



